



**Tous
les
chevaux
du roi**

NE TRAVAILLEZ
JAMAIS

À bord

国王的人马

Tous les chevaux du roi

[法] 米歇尔·伯恩斯坦 著

Michèle BERNSTEIN

周国强 译 胥弋 校

« Tous les chevaux du roi »

© Editions Allia 2004
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arranged by Garance SUN Agency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国王的人马 / (法) 伯恩斯坦著; 周国强译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1.9

(左岸译丛)

ISBN 978-7-5463-6814-6

I. ①国… II. ①伯… ②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75466号

国王的人马

著 者 [法]米歇尔·伯恩斯坦

译 者 周国强

校 对 胥 弋

出 品 人 刘丛星

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

总 策 划 崔文辉

策划编辑 胥 弋

责任编辑 周海莉 陈 溪

装帧设计 未 氓

开 本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 3.625

插 页 2

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—18号底商A222

邮编: 100052
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9462-1104

发行部: 010-63104979

网 址 <http://www.jlpg-bj.com/>

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ISBN 978-7-5463-6814-6

定价: 1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献给 居伊

景观社会中的爱情场景

——《国王的人马》代序

胥弋

一提起小说《国王的人马》，读者也许会想到美国桂冠诗人、新批评派代表人物——罗伯特·佩恩·沃伦那本获得过普利策文学奖的同名小说。不过，我们现在所要介绍的是另一本截然不同的书——法国“影射小说”（roman à clef）《国王的人马》（Tous les chevaux du roi），它于1960年问世，书名源于一首法国民歌《在宫殿的台阶上》（Aux marches du palais）。读者也许会问，何谓“影射小说”？顾名思义，就是根据真人真事所写的小说，人物的真实姓名在书中被隐去。

之所以要选择这本法国版的《国王的人马》，还要从小说中男主角的原型——法国文化奇才居伊·德波说起，几年之前，德波所导演的影片首度出版全集，由导演奥利维耶·阿萨亚斯监制，没想到这套影碟很快就流入国内盗版市场，被我收入囊中。德波的

影片《景观社会》是由一些支离破碎的画面构成的，有时甚至影像全无，其中夹杂着一些导演本人的画外音，这种极端的形式令人惊叹，观众不禁会问，导演究竟是何许人也，其电影所要表达的是什么？2009年，笔者有幸在巴黎书市漫游，无意中发现由加利玛出版社出版的厚厚的德波文集，它几乎出现在所有书店的醒目位置。与此同时，德波的重要著作《景观社会》（*Société du Spectacle*）和《景观社会评论》等，也相继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了。时隔40年后，似乎已经被人淡忘的德波，不知何故再度引起世人的瞩目。

居伊·德波（Guy Debord，1930—1994），法国作家、诗人、电影导演和社会活动家，“情境主义国际”（*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*，简称SI）的创始人和理论建构者，是一位极具煽动性的争议人物。他出生于商人家庭，因父亲早亡而家境衰落。中学时代的德波，迷恋上被超现实主义者奉为鼻祖的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，遂将其视为毕生崇拜的偶像。上世纪50年代，德波自夏纳中学毕业后，只身来到巴黎，与一些先锋艺术家交往甚密，经常游荡于巴黎左岸一带，开始其职业社会活动家及艺术家的生涯。

“字母主义国际”（*Letterist International*）是一个成立于1946年的“极简主义”地下团体，它脱胎于第四国际，由一些超现实主义的追随者组成。1957年7月，其核心成员德波、伯恩斯坦、阿思格·约恩等在意大利一个乡村的酒吧里，决定与另一组织——

“意象主义包豪斯”（Imagist Bauhaus）合并，于是创建了“情境主义国际”。1967年，德波的经典论著《景观社会》问世，该书后来在“68年5月风暴”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运动中出现在巴黎街头的各种标语和口号，有许多出自这本书，例如：“打倒景观—商品社会”、“废除阶级社会”、“大学终结”，等等。德波通过构建一种“景观”的概念，来揭露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，其理论依据来源于马克思、马尔库塞和卢卡奇等对商品的批判。

米歇尔·伯恩斯坦是德波的第一任妻子，也是SI的创始人之一。为了给该组织募集资金，她曾在报纸上撰写关于用占星术预测赛马的文章。《国王的人马》为其小说处女作。小说故事情节以她与德波的“开放式婚姻”为蓝本，同时也是对法国作家拉科洛的书信体小说《危险的关系》和萨冈的青春小说《你好，忧愁》的“易轨”（détournement）——将先前存在的艺术元素重新应用于一个新的整体。伯恩斯坦将二者的讽刺和虚构融为一体，调制成一部在诸多层面上均获得成功的“影射小说”。对法国最激进的先锋派分子来说，这本书的成功证明了法国当代文学的破产，同时也表达了情境主义者对心理小说的蔑视。《国王的人马》是对《危险的关系》的一种狡猾改写。

这部小说具有明显的巴黎人的前卫意识。像《危险的关系》中的人物一样，该书的男女主人公吉尔和热讷维耶芙也卷入一场诱

惑游戏当中。艺术批评家吉尔与热爱艺术的年轻姑娘卡洛儿产生恋情，热讷维耶芙因为害怕失去吉尔，虽心有不甘，却不敢作声。而这种表面上的潇洒，无法掩盖二人恋情的终结。不久，她与文学青年贝特朗不期而遇，发生了一夜情。假期来临，吉尔夫妇去南部小城圣-保罗度假，也将卡洛儿和贝特朗带去。在那里，他们最终各奔东西。吉尔带着卡洛儿去了荷兰，热讷维耶芙则与贝特朗来到了卡涅，住在女友埃莱娜家里。热讷维耶芙发现自己仍然爱着吉尔，回到巴黎后，她与埃莱娜产生短暂的同性恋情，之后便与贝特朗分手。吉尔回来了，他最终抛弃了卡洛儿。贝特朗去当兵了，埃莱娜与女友去了美洲，卡洛儿则沉湎于对爱情的回忆中。一切似乎又重新回到起点。但吉尔似乎已经另有新欢。虚假的面具之下，隐藏着真实的痛苦，年轻人道德缺失的焦虑，萦绕在左岸与蓝色海岸之间的那一片片苍白的浮云，留给人们无限的怅惘和失落……

这部作品中的“恶”被替换成一种观念——“婚姻是开放的”，这种嬉戏很可能是受到“波特拉奇”（Potlatch，直译为：冬季赠礼节）的影响，这是一种北美印第安人的节日仪式，部落酋长在仪式中将食品和财物全都分送给他人，坚持赠予，拒绝交换，这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否定，对于早期的情境主义者来说，是至关重要的。德波所创办的情境主义杂志也因此而得名。

伯恩斯坦的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上并不是什么“开山之作”，就

连她本人后来也承认这是一桩纯粹为了赚取稿费的苦差事。即便如此，如今那些关注“情境主义国际”的人仍津津乐道，因为这不仅是一份关于他们生活场景的真实记录，而且还是对他们的观念及来自其内部的“生活方式无政府主义”的机智诙谐的评论。对于广大读者来说，这是一个充满智慧、又十分迷人的关于情境主义技巧运用的精彩范例。小说中居伊·德波扮演了一个冷漠的自由思想家；伯恩斯坦扮演其女友，还有一些次要角色，如画家阿思格·约恩等等。小说为读者勾勒出一幅法国“68年5月风暴”中的先驱人物——“情境主义国际”精英们的集体群像。

《国王的人马》中有一段男主人公吉尔与卡洛儿的对话（见本书第2章），自1960年出版以来，它被大量地引用，据说是波德莱尔之后在法国文学中最脍炙人口的一段话。1966年，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编印的小册子《关于大学生活的贫乏》中引用过，这本小册子最终成为“68年5月风暴”的导火索之一，它将“对学生生活的批判”升级为“对社会现实的批判”。它巧妙借用了美国早期西部故事的连环画《潘趣和思科》，将其中一幅关于马背上的对话的插图，采用剪接拼贴的方式进行“易轨”，替换成小说中那段经典的对白，这是情境主义者惯用的手法（见本书附赠藏书票）。

德波与伯恩斯坦相识于1952年，两年之后他们结婚，这段婚姻维持了八年时间。婚后二人住在圣马丁大街的一间狭小的公寓里，

那里毗邻古老的中央市场（les Halles），平凡而嘈杂，到处阴暗却充满生机。真实的爱情场景便在那里上演。当时，他们虽然没有固定工作，却过着一种快乐而充实的清贫生活。为了去实践一种“精神地理学”，他们在午夜的巴黎游荡，穿梭在迂回曲折的街巷中，脚踩着黝黑发亮的鹅卵石，完成一次又一次超现实主义的“漂移”（dérive），记录下日常生活的各种体验。

在存在主义者经常出没的“花神咖啡馆”、“双叟咖啡馆”旁边，是德波与情境主义者一起聚会的肮脏的“莫内乌咖啡馆”（chez moineau）。在那里见不到衣冠楚楚、油头粉面的布尔乔亚们的身影，过去厮混的往往是小偷、妓女、皮条客以及酒鬼，这些都是诗人维庸和作家热内笔下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。他们终日四处闲逛、声名狼藉。衣衫褴褛的德波，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酒鬼，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：“我比大多数写作的人写得少，但是我比大多数喝酒的人喝得多。”作为“情境主义国际”的领袖人物，他意气风发，冷酷而富有魅力；做事雷厉风行，进行闪电般的爱情，珍惜同志间的情谊……

小说中的爱情场景，也使我自然联想到当下，生活在景观社会中的人们，他们仍然活在一个虚构的乌托邦中。商业的高度发达和信息的快速传播，迫使人们被囚禁于景观的牢笼中。虚幻的媒介让人把景观当成了避难所，它充斥在我们周围，令人目不暇接，且无

所适从。景观的影响还在日益加深，它控制着我们全部的生活，让我们为之沉迷，被其奴役，终生无法解脱。我们尚未摆脱“集中景观”的束缚，却又戴上“扩散景观”的枷锁，最后成为空前绝后的“综合景观”的囚徒。在景观社会中，一切皆可消费，爱情也不例外。人们不再拥有自我意识，只能无条件地、一味地屈从，人们随波逐流，看不清未来……

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全都是景观社会中的“套话”，爱情也变得苍白无力。所有的反抗与叛逆几乎都是徒劳的，注定会被看作是白痴和笑柄。因此，在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，对景观社会的批判，也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
身处一个如此典型的景观社会中，人们不禁会对“爱的可能性”提出深深的质疑……

2011年8月15日于京

I

这些夫人們的，护胸甲上的，大厅里小提琴上的，广场中小号上的蓝色饰带，全都混杂在一起，呈现出一种在小说中更为常见的景观。

——红衣主教莱兹

1

我不知道怎么那么快就明白了卡洛儿很是讨我们的喜欢。我只是在前一天才听人说起她。那是在一个小型画展上，陈列厅里挤满了那些注定成不了名的画家，他们每逢有画展开幕式必到。我在那里遇见了一些过去的朋友，他们也正是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的人。画廊的女主人已经感到这个画展是不会取得成功的，她放开高亢的嗓门，汲汲于引起众人的注意，谈论的却是她的鞋子，好让一位重要来宾明白她已经将成败置之度外。与常规相悖的是开幕式后没有鸡尾酒会，来宾没什么可喝的。

我用目光寻求吉尔的救助。我看到那位画家正激动地对他高谈阔论。他们身边已经围起了几个人。这位画家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，浑身散发出某种过时的现代派气息。吉尔在反驳他的观点，显得不厌其烦，我很欣赏他的悠然

自得。老画家已经和我们的上一辈一起玩完了，可他并不因此泄气。他很爱我们。我想，正是我们的青春进一步证明了他的青春。

而我却卷入了与他老伴的谈话。

“我该把我的女儿带来，”她说，“她和您年龄相仿，可她就是长不大。和您相处会对她大有裨益。”

宽厚和厌烦不大能兼容。我掂量着老太太苍白的慈爱。像这样的一个女孩，发育还有些迟缓的，我真不愿意去考虑她的教育培养问题。可是还得关心一下。我询问小姑娘现在干什么。

“画画。我相信她有才华，只是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。”

“像她父亲一样，”我冒冒失失地说。就这样，我又了解到问题不在于弗朗索瓦-约瑟夫的这个女儿，而是在第一次婚姻……在说完一句话的当儿，我热忱地表现出了想见她的欲望。我的热心肠会不会导致错觉呢？我真愿意吉尔在我的位置上。他当然会比我更和蔼可亲。

之后，她还讲到女儿最要好的朋友贝娅特丽丝，后者写出对她的年龄来说很漂亮的诗歌，老太太正准备把她刚买的这本兰波诗集送给她。最后，她邀请我和我的丈夫第

二天共进晚餐。

晚餐很愉快。弗朗索瓦-约瑟夫不再考虑他那些画会有怎样的命运，完全放松下来了。他的朋友们一一罗列出三十年前的那些观念，还是挺有趣儿的。那个时代的人们对黑色幽默那么看好，以至于连他们的愚蠢言行都能被模棱两可地乱评一通。当大家提及那个经销图画而不出售小蛋糕的女人，粗俗不逊地议论她的妩媚之处时，弗朗索瓦-约瑟夫为她翘起的屁股大加谏辞。

“不像你，卡洛儿，”他说，“你还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能让男人喜欢呢。”

“我会赶上潮流的，弗朗索瓦-约瑟夫，”卡洛儿一边回答，一边在椅子上优雅地扭动。

弗朗索瓦-约瑟夫显然对这个赶上潮流非常敏感，使我难以助他一臂之力，为他使卡洛儿摆脱自闭而做出的努力加一把火。他在沉默，恐怕长久以来，他都处于这虚假的姿态中。也许，正因为卡洛儿是这种尴尬的关怀的对象，我才关注到她。

一个二十岁的女孩轻而易举地便能让五十岁的男人明白，她觉得他们都是些老朽，这一点卡洛儿远胜过别人。